

小
说

河东河西

·杜华

宇宙地村,这个听起来比世界还大的村庄,其实是个只有五六百人,八九十户的村子。一条小河自北向南从村子中间穿过,村子就有了河东河西之分。

河西有四十几户人家,大都是王姓,归一个叫王大拿的族长统领。河东也住着四五十户人家,大部分是钟姓,归一个叫钟汉国的族长统领。大家都知道,那时的族长掌管着族人的一切,是很有威望的。

河西一派,河东一派,两派斗了几辈子,虽然河西略占上峰,可实际也没分出个高低来。到了清朝末年,河东河西换了新族长,两派的矛盾才凸显出激化的态势。

首先挑起事端的是河西的族长王大拿。这王大拿身材魁梧,人高马大,可他天生不长头发,没办法,家里人就给他配了付假发套在头上,他整天甩着那个假辫子在大街小巷晃,有时不小心弄掉,露出溜光锃亮的秃头来,引得村里人偷偷暗笑。

小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河西的老族长,看儿子体格健壮,有意把“大位”传给他,就请了个少林和尚教他武功,几年练下来,王大拿练就了一身功

夫。他爹死后,他继承了“大位”,从那时起,凭着一身本事,他有了统领全村的野心。

再说这河东的钟汉国,小时候,他不但身材瘦小,还是个病秧子,他父亲,也就是河东的老族长,本想让儿子读书考取功名,以光宗耀祖,没成想这孩子和药罐子较上了劲,眼看要活不成了。这时,家里来了个化缘的道人,说,不行让这孩子练练太极?

死马当活马医吧,他父亲叹了口气:“让这个道士试试吧。”

没想到,这钟汉国练了几日后就有了成效,几个月后,不但不用药了,脸色也红润起来,几年后,这太极功夫也练就了七八成。老族长死后,钟汉国也就成了河东的新族长。

河西的王大拿首先出招了。那年干旱,在上水头的王大拿把河水的水全部截住,而且还在水坝上加了岗哨。河里没了水,地里的庄稼就得旱死,这等于卡断了河东的经济命脉,钟汉国几次找王大拿商量,可王大拿就是不同意放水。没办法,钟汉国就发动村民在河边挖了个池塘,修上大坝和水渠,并用木头自制水轮机车,把水提到坝顶的水渠里,旱地里的庄稼都

浇上了水。那年,河东的收成比河西还好!这气坏了王大拿,可从心里又不得不佩服钟汉国。

好多年了,王大拿一直找钟汉国的麻烦,可都被钟汉国像打太极一样轻松化解。

终于,王大拿又找到了一个制造麻烦的机会。

几年前,河东有个叫韩玉民的住户,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韩朝月,二儿子韩朝林,都是农民,但这韩朝月不知在哪学会了门酿酒的手艺,被王大拿请到他家的烧锅里,并被他的族人招了上门女婿,他自然落户到河西。韩玉民老两口死后,家产自然由韩朝林继承了。说是家产,其实也就三间土房,还有七亩六分地。这些年,这片土地都是韩朝林经营着,秋后分给韩朝月一些粮食。

有一日,王大拿突然想起了那地的事,这不正是进军河东的突破口吗?于是,他就鼓动韩朝月回去要房要地,韩朝林当然不给,哥俩就打起来,打了半天,韩朝林占了上峰。王大拿这时出手了,三拳两脚就把韩朝林放倒在地。

王大拿还要再打,“住手!”一声断

喝,吓了王大拿一跳,钟汉国不知什么时候到了跟前。

王大拿一看是瘦若干鸡的钟汉国,心里犯了嘀咕,这病猫咋还发了虎威?但他根本没把钟汉国放在眼里:“你他妈是哪根葱,敢管这等闲事?”

“这事我这就管定了!”

“真不知死活,你问问我的拳头答不答应?”说着,榔头一样的拳头就朝钟汉国轮过去。

两人明争暗斗好多年,还是第一次动手,王大拿拿出看家本事,想好好教训一下钟汉国,钟汉国也不示弱,两人你来我往就打了起来,王大拿骑轮蹬踹,招招凶狠,钟汉国闪转腾挪,犹如蛟龙,直打得尘土翻飞,昏天黑地。搏斗中,钟汉国把王大拿的辫子扯掉,又露出了他锃亮的秃头,引来一片笑声。

几十个回合下来,谁也没讨到便宜,算是打了个平手。王大拿喘着粗气,看着貌不惊人的钟汉国,心里有些打怵了:“这事你还真想管?”

“我河东的人,我不管?”

“那你说咋办?”

“我说就往公平了说,房子归韩朝林,土地一人三亩八。”

“这……”王大拿想了半天:“不行就这样吧。”说完,领着韩朝月灰溜溜地走了。

此事过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河东河西算是相对安定下来。

忽一日,王大拿神情沮丧地到钟汉国家里,说要喝两盅。

这让钟汉国有些意外,但出于礼貌,钟汉国还是招待了他。几杯酒下肚,王大拿道出了真情,原来,自他当上族长后,专横跋扈,不但欺负河东人,连本族的人也不放过,这引起了众怒,族里几个长辈正研究要换掉他,他急眼了,找钟汉国取经了。

两人喝了好一阵子,都有些醉意,这时,王大拿醉眼朦胧地问钟汉国:“你说你咋这么好的人缘?”

“其实没啥诀窍,都是一个村子住着,和平相处,互帮互助就行了,干嘛非要蹲在别人脖子上拉屎?……”

钟汉国给王大拿讲了很多,从与人为善一直讲到中庸之道,王大拿似懂非懂,情绪低落的他就一杯接一杯的罚自己酒,最后,喝得酩酊大醉,是钟汉国用马车把他送回去的。

渐行渐远的蝉声

■广西 苏湘红

生命的礼赞。

蝉声里,各种花儿竞相开放,蝶飞蜂舞瓜果飘香;蝉声里,玉米、各类鱼儿追我赶,撒着欢歌直往上蹿。蝉声里,我不知不觉读完了初小,读高小,读完高小读初中,读完初中高兴的拿着一张薄薄的中等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离开父母的呵护,走出遥远宁静的小山村,走出大山,在山人展开稚嫩的

双翅,跌跌撞撞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和遥远的未来……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我蜗居于小城的一隅一遍遍思忆故乡那些渐行渐远的蝉声,思忆故乡那些温润恬淡平和的乡村生活,于思绪婆娑中,恣意乐享温润舒坦的简单幸福,感受岁月的朴实与人生的安好,把谦恭、悲悯这样的词汇,镌刻在心壁上,用一生的柔软

入秋之后,我忽然想起故乡的蝉声来。

故乡夏天的蝉声,清脆朴实,犹如故乡的炊烟,丝丝缕缕萦绕心头,直达记忆的深处。

蝉声,几乎占据了故乡的整个夏天。它们有时高居树梢,有时隐于树丛,它们一会展翅低翔,一会敛翼停驻,在金色的阳光里,在悠然的月光

下,尽情歌唱。有时是一只独唱,有时是数只合唱,有时还和各种鸟儿、青蛙、蝈蝈对唱。高低有序,此起彼伏,错落有致。它们随心所欲的变换着韵律,一会把五言变成七律,一会把诗歌变成散文;一会是小桥流水,宛转悠扬;一会是高歌引吭,雄伟浩荡。它们,声声源于先天,句句发自心田,段段都是追逐光明的狂欢,曲曲都是对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摄影 顾俊峰

散
文

满架秋风扁豆花

■江苏 张新文

香,谷穗压弯植物躯干的季节,所有的姹紫嫣红早已化作尘埃,只有扁豆还在开着花儿,笑迎冰天雪地的到来。兴许郑板桥与扁豆花对视过,倾慕过,忘我过……

据说扁豆源自非洲,秦汉时方传入我国,“身毒有荚豆,扁薄类豚耳。”这是汉文帝时期《大荒纪闻》里的记载,至今河北等地把扁豆叫做“猪耳朵”。我的故乡在淮河流域的皖北地区,故乡人称扁豆为“茶豆”,这是我始终不明白的地方。“茶”与“豆”本来就不相搭的植物,偏偏硬把它们往一块儿凑合,扁豆如果能张口说话的话,我想它会很无奈地说:“我也太难了!”故乡食用的扁豆是紫色的,后来生产队种植一种白色的扁豆是药材,我又想,既然扁豆可以做药,那就跟喝茶叶水一样刮人,能够去除人肠胃里的脂肪,所以扁豆与茶就这么有了关联和缘分,扁豆随有了“茶豆”的别名也就不足为怪了。

年少时在农村,物质匮乏,没有砖瓦,有的是砍回来的树枝和高粱的秸秆,家家户户都是简易的篱笆院,吃饭桌就放在丝瓜棚下,除非下雨了才

遛弯至乡野,发现一个篱笆小院,住着两位老人。

院落不大,没有水泥地面,依然打理得很干净。砖块垫底,石磨置上就是饭桌,饭桌的上面是瓜棚,新旧丝瓜,墨绿皆有,稀疏垂下,很有古风 and 诗意,适合把酒临风,月下对饮……

更令我惊奇的是这篱笆院,纯树枝和竹竿搭建,每根枝干不是直立入土,而是互为倾斜着,漏空是菱形状,想想两位老人要花了多大的精力,才把自己的家园装扮好。此时是秋天,扁豆攀爬在篱笆院上,得风得雨,叶子葱绿,紫色的碎花,一丛丛盛开着,一直开到下霜的季节。

一边结果,一边开花;一边开花,一边结果。扁豆,是秋天的少妇,美丽着,孕育着,很招人喜欢。

“一庭春水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没想到一生痴竹的郑板桥,还这么地迷恋土得掉渣的扁豆花。文人高士,无论绘画还是文字,很多时候是卑微的,看似孤傲,看似逃逸,可文人的骨子里已经回到了本真的世界里,一草一木,都有了灵性和感应,能够与人同喜同悲,欲语还休。本应是瓜果飘

天下无贼

当那个女孩上了车时,我发现,几乎整个车厢里的人都向她行注目礼,太漂亮了!一袭红衣裙,长发飘飘,她形若无人地走在过道上,人们纷纷避让,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故意挡在过道上,让那美女从身边挤了过去,美女微微一笑,轻轻甩了一下头发,一侧身,从小伙子身边挤了过去!长长的头发温柔地,在小伙脸上拂了一下,小伙意乱神迷,手摸脸颊回味不已。四周的人都微微一笑,这小伙,看上人家了!

“小伙子,跟上去啊!”大家起哄,小伙却毫不理会,脸上露出志得意满的表情。女孩也坐在别人让出的位置,掏出小镜子整理头发。

没几分钟,到了一个小站,那女孩下了车,就见她贴近火车窗玻璃,向小伙子摇了摇手机,黑色的,是个新款的苹果。小伙子一惊!转身要下车,可来不及了!火车马上就要开走!就在这时,让大家没有想到的一幕出现了!小伙子掏出一部手机,粉色的,也是那个最新款的苹果,向女孩地摇了摇!火车开动了,我们急忙回头瞅那个女孩,就见她气急败坏地冲男孩大喊着什么。车上的男孩,脸上说不出是啥表情,五味杂陈,哭笑不得。

都是高手啊,看了一部“天下无贼”!我正高兴,一摸手机,天啊!不见了!

“都不要急,谁也跑不了!”一旁一个中年男人慢慢亮出自己的手机,里面有几位小偷的现场照片,男人拿着手机走向列车长办公室,然后向公安报案。

通过手机定位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几个小偷被一一抓获。

吕瞎子

带有硫磺味道的热气氤氲着大众池子窄小的房间,吕瞎子熟练地下水摸到木塞,把脏水放掉充好新水,是他每天要做的工作。

二十年了。这几天,吕瞎子做事儿有些心不在焉,总是丢三落四。

吕瞎子不相信,关于孙女那些传言是真的。不可能!

可是,吕瞎子却难以集中精力干活了。

十三年前,吕瞎子就带着孙女一起看管大众池子,孙女的快乐感染着他,吕瞎子看不到世界是啥样子,但吕瞎子有可爱的孙女,这就够了。

可是,不知哪天开始,孙女少了笑声,常常坐在一边发呆,终于,孙女说:“爷爷,整天干这个,挣不到几个钱,还那么脏,别干了,我要去打工,寄钱给你花。”

吕瞎子拗不过孙女,在一个早晨,孙女走了。

不久,吕瞎子就接到孙女回来的很多钱,就有人说,老吕,知道你孙女干啥工作不?说着,那人就笑了。

吕瞎子知道那人啥意思,他的脸涨得通红:“你别瞎说!我孙女不是那样的!”

新鲜的热水都漫上池子沿儿,吕瞎子还在愣神儿,昨天那个消息让他彻夜难眠,孙女在外面扯进一桩贩毒官司,被人暗杀啦!

咋可能啊?咋可能啊?吕瞎子浑浊的凹陷的眼睛,流出大滴的泪来。

第二天,洗澡的人们发现,他们熟悉的吕瞎子,泡在池子里,手里,还拿着一张发黄破损的照片,那是他和年幼的孙女,在一篇向日葵地里照的,孙女的笑,可真是灿烂……

塞歌十二景

■刘树全

克什克腾美景观，
澄湖绿野捧青山。
温泉洗罢穿林海，
石阵披霞幻醉仙。

畅游原上达里湖，
云入清平碧玉珠。
鸥戏方舟鱼跃水，
天鹅自在曼陀殊。

乌兰布统草原肥，
高树繁花水绕回。
公主将军留个影，
鹿抱壮马共飞奔。

碧草接天贡格尔，
白蘑蕨菜并金针。
天涯日落归群鸟，
篝火欢歌畅酒樽。

大青山上碧葱葱，
冰白如星势纵横。
百态嶙峋排壁嶂，
寻阶缥缈上千重。

平顶山巅顶不平，
刀锋剑脊布林丛。
秋来万仞披丰彩，
谷壑蜿蜒秘境通。

天赐琼浆热水泉，
爽凝华露益延年。
猎人一语成神树，
远客驱车为探看。

长路盘曲黄岗峰，
云横林海尽峥嵘。
清流松月闲棋落，
药草芳香半未名。

阿斯哈图众女峰，
风裙玉露彩霞中。
层岩岁月回头见，
云漫天宫梦几重？

白音敖包特有情，
云杉拔地秀成营。
毡房好客河流绕，
奶酒哈达琴奏鸣。

西拉沐沦谷水深，
碧翻白涌鹿成群。
榛狗榆桦姿摇曳，
纵马漂流肆意奔。

百岔河边岩画多，
千年壮景任风磨。
弯弓射猎追远古，
物换星移莫蹉跎。

君到经棚草木知，
夏花扑粉正当时。
哈达盛宴迎宾客，
三碗奶茶衫底湿。